

于伶劇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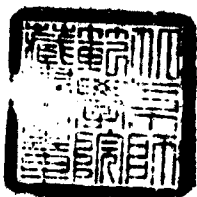
于伶剧作集

③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5437



中国戏剧出版社

1095437

责任编辑：陈玉玲
封面设计：张慈中
书名题字：张士礼

于伶剧作集（三）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39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7 $\frac{3}{4}$ 插页4

198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1—1,400册（精）1—540册

书号：8069·540 定价：（平）3.40元（精）4.60元

第三卷说明

本卷编入了作者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创作的多幕话剧五个。

《大明英烈传》(五幕话剧)，编入每月文库二辑，上海杂志公司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印行初版。据此编入本卷。

《长夜行》(四幕话剧)，桂林远方书店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印行初版。新知书店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印行初版。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单行本。现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于伶剧作选》的版本编入本卷。

《杏花春雨江南》(四幕话剧)，重庆美学出版社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印行初版。据此编入本卷。

《乌夜啼》(原名《心狱》，三幕话剧)，由重庆未林出版社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印行初版。现根据重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六年三月出版的版本编入本卷。

《七月流火》(五幕话剧)，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印行初版。现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于伶剧作选》的版本编入本卷。

这次，还将于伶同志一九五七年为《于伶剧作选》写的后记和一九六二年为《七月流火》写的初记、一九七八年写的《七月流火》重新出版小记收入本卷。

这次出版，作者对以上作品作了校订。

DL/2/18

第三卷目录

大明英烈传

第一幕	(4)
第二幕	(36)
第三幕	(58)
第四幕	(82)
第五幕	(121)

长夜行

第一幕	(145)
第二幕	(167)
第三幕	(193)
第四幕	(222)

杏花春雨江南

第一幕	(250)
第二幕	(271)
第三幕	(308)
第四幕	(337)

乌夜啼

第一幕.....	(348)
第二幕.....	(371)
第三幕.....	(396)

七月流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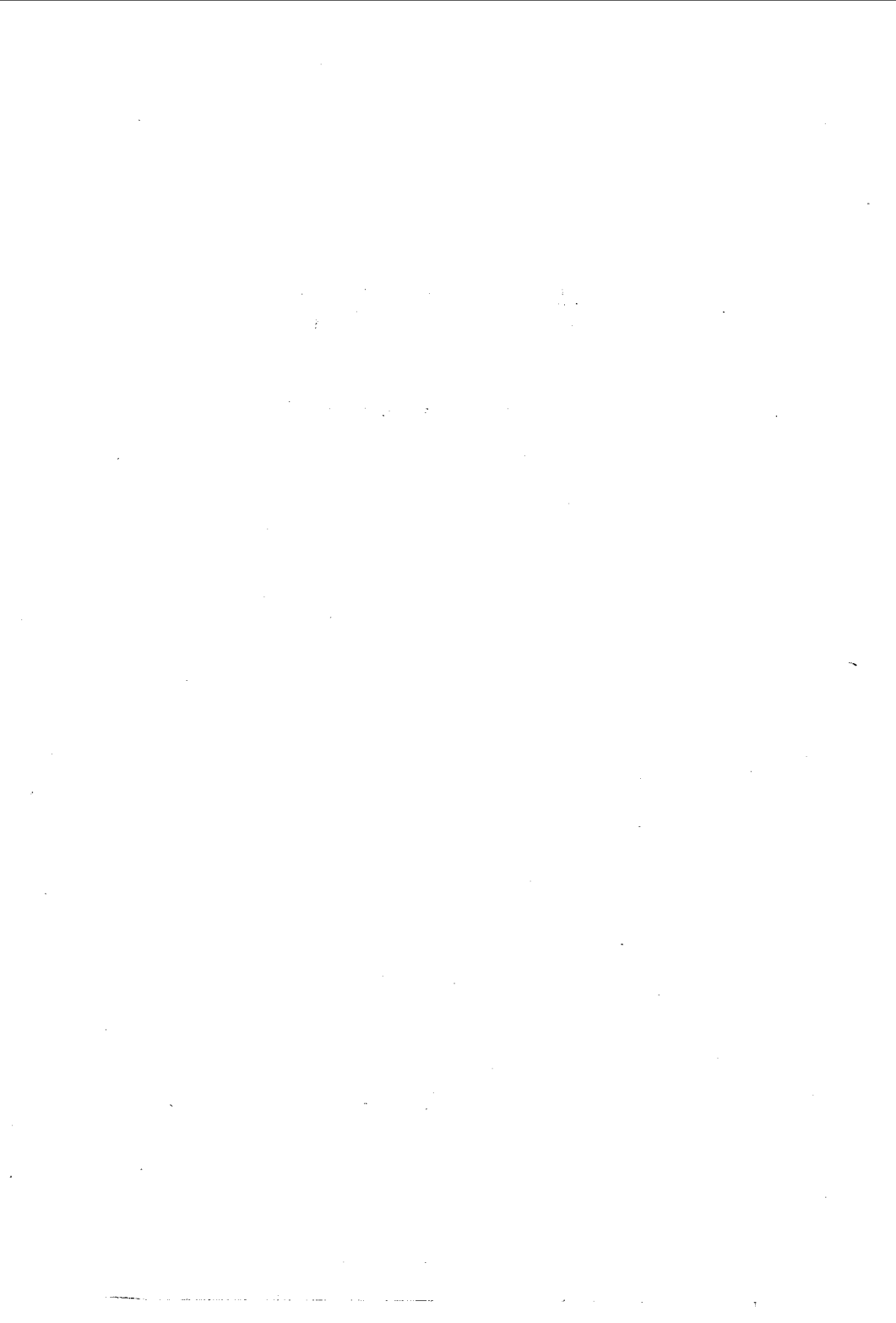
第一幕.....	(421)
第二幕.....	(454)
第三幕.....	(477)
第四幕.....	(525)
第五幕.....	(539)
《七月流火》初记.....	(557)
《七月流火》重新出版小记.....	(559)

附 录

《于伶剧作选》后记.....	(563)
----------------	-------

大明英烈传

(五幕话剧)



人 物

苏皎皎	常遇春
姥 姥	船老大
唐力行	张良弼
秀 姑	也先帖木儿
小鳊鱼	也先邸子
刘伯温	师 爷
方镇长	卫 兵
方小鹞	两头蛇
老渔翁	刑 兵

时 代

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到十五年

时 间

- 第一幕——八月中秋
第二幕——第二年八月十四日早晨
第三幕——午前
第四幕——晚间
第五幕——八月十五黄昏

第 一 幕

人 苏皎皎

姥 姥

唐力行

秀 姑

小鳊鱼

刘伯温

方镇长

方小鹏

时 元顺帝至正十四年中秋节的晚前到黄昏。

景 长江边采石矶附近河口的灯塔庙内。

〔荒芜破陋之古庙的一角。左壁前方一门进出。后方供一神龛！被时间风尘与香火熏得变了色的烟黄幔子垂掩着，瞧不见里面是画的佛像还是塑着菩萨。供桌倾圮，供品零落，拜垫与蒲团同破。作为今天特殊点缀的是供桌上有一束桂花。中壁一堵半人高的短墙上面一排纸糊的破格子窗，窗外是一片江水白云。近处是苇穗柳枝，招展摇曳。远处是渔网桅篙参差，映划着江水白云间的图案。窗内靠扰短墙是一桌数椅，油漆剥落，桌上瓦水壶粗茶杯之外，有笔砚纸墨，备作招

待香客写捐化缘之用。右壁的前一半是往后方倾倒的破旧的木扶梯，上通临江矗立的灯塔。后一半即木梯斜上处之下方，开一小门。内有另一室。

〔幕启：炎热的秋老虎的中秋节晚前，夕阳斜照着窗外的景物。供桌上，两支半截的残烛已灭，炉内的香烟未熄。〕

〔姥姥，她是这荒芜古庙的活的存在。从外形到内心，她完全就代表着这座古老的破庙。既不是削去三千烦恼的爱丝得了解脱的尼姑，又不是道貌飘然虔修静炼，有所皈依，有了寄托的道婆，而是人世间的一种孤老寡独的畸零人。要写述她，那该是另外一部小说或者戏剧的丰富的内容，这儿我们只能按下不表。只见她颤颤巍巍，一手扶门，一手提一毛竹筒，贴有一张退色的红纸“福缘善庆”这类句子的香钱筒，从左壁的门进来，走前几步，把竹筒横在地上。〕

〔静。〕

〔秋蝉声。〕

〔姥姥叹着长气，搬过蒲团来坐下，先捧起竹筒来掂掂重量，失望地摇头，慢慢地倒出竹筒内的制钱钞票来数，整理，时时持钱摇摇头，整理好了放在一边。〕

〔唐力行和秀姑夫妇进来，同是猎人打扮，男的带弓箭，女的背负一只猎物袋，两人英俊欢乐精力亢奋，一变这古庙中的沉寂空气。〕

秀 姑 姥姥！（放下袋）

〔唐力行把她的袋和自己的弓箭一起放下。〕

姥 姥 呵！是唐大爷跟秀姑两位，请坐！（自语）我道是还有施主进香来着！

秀 姑 姥姥！今天庙会香客可不少吧？

姥 姥 唉！年荒世乱，谁还记得菩萨呵！瞧，今天八月中秋的庙会，便这样冷冷清清地过去了！统共就收着这么一点儿香钱，比起平常来，唉！别说香钱少，连进香的人也少了！

唐力行 一连几个荒年，耕地种田的人，多扮着花鼓逃荒流落到外地去了！

姥 姥 象往年太平时候，今天这庙会多热闹，方圆地面上这些有功名有学问的老爷们，都要到我这灯塔庙里来游玩一天，晚上还特地在这灯塔上喝酒唱诗，看长江潮水，赏中秋月亮。可是今天，瞧！就这么冷冷清清的。唉！真是荒年乱世，什么都说不上去了！（整理钱和钞）……中统钞，至元钞，交钞，……这又是新行了一种新钞票！

唐力行 （倒了碗茶喝起来）人家说，自从北佬儿来了之后，别的没有行什么，就尽会发票子，发钞票，把咱们老百姓历朝历代的制钱，全换了去，全收了去了！

姥 姥 是呀！唐大爷，你瞧，这新的叫什么钞？

唐力行 这是今年新出的至正钞！当今皇帝的年号不是叫至正吗？所以小孩子唱着“至正至正，鞦子倒运”这歌儿。

姥 姥 唔，“至正至正，鞦子断命”。据说这是刘伯温编给孩子们唱的歌。但愿真是北佬儿倒运，断命吧！（收拾起钱）

秀 姑 姥姥，她呢？

姥 姥 谁呀？

秀 姑 皎皎！

唐力行 真的，怎么没看见她？

姥 姥 呵，你们说皎皎呀。

秀 姑 我们今天上山打猎回来，特地来接她到我们家里去过中秋，吃晚饭，喝杯团圆酒，散散心！

姥 姥 唉！只怕皎皎不会肯到你们家去。她只嚷着要出家当尼姑呢！

唐力行 皎皎想出家做尼姑？

姥 姥 伤心呀！孩子是她的命根，可是偏偏这孩子又病了！

秀 姑 病了？

姥 姥 是昨天得了急病。

唐力行 皎皎在哪儿呢？

姥 姥 在小屋里。

〔秀姑和唐力行夫妇进小门去。〕

姥 姥 （用布包裹手里的钞票）倒霉的年头，尽是一些纸钞票！

〔小鳊鱼，一个纯朴活泼的小渔夫，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匆匆地进来。〕

小鳊鱼 姥姥，刘，刘爷在这儿么？

姥 姥 谁，刘爷？

小鳊鱼 就是在镇，镇上方，方镇长家里教，教书的刘爷刘伯温！

姥 姥 呵！你说是刘伯温刘爷！

小鳊鱼 他，他不在这儿么？

姥 姥 小鳊鱼，你不下河下江去捉鱼，找刘伯温干么？人家

说刘伯温博古通今，会看风水，会做郎中，会教书，会治病，难道也会教你捉鱼么？

小鳊鱼 我爸爸病，病了！

姥 姥 你爸爸也病了！

小鳊鱼 这几天病，病的人不是很，很多么？听，听说刘伯温讲的，这是瘟，瘟病，瘟，瘟疫。

姥 姥 菩萨保佑呀，荒年乱世，再来了个瘟疫，这日子可真叫怎么过呀！

小鳊鱼 人们说刘伯温有一，一种药，能治，治这种瘟病。我方才到镇上方，方老爷家去，想讨点药，讨点药来给我爸爸吃，哪知道刘爷不在书房里。方老爷的小姐说，说是今天中，中秋节，刘，刘爷出门游，游玩去了。姥，姥姥他没有来，来这儿游，游玩么？

姥 姥 中午的时分，来了些香客，可不知道刘伯温在这些人的里面没有，可惜我不认识刘伯温，人家说刘伯温是来无影去无踪，跟仙人一样的！

小鳊鱼 糟，糟糕，我找，找不到刘，刘伯温，我爸爸的病，病怎么办？

姥 姥 快求求菩萨保佑，对菩萨许个愿。回去告诉你爷爷说：点灯塔的灯油没有了。等你爸爸病好了，要你爷爷送三斤灯油来就是了。

小鳊鱼 荒，荒年，捉，捉到了鱼，卖，卖不出钱，要是我爸爸的病好了，灯油一，一斤吧！

姥 姥 好，一斤就一斤！

小鳊鱼 （跪下）求菩萨保，保佑。灯油一，一斤！

姥 姥 好，回去吧！菩萨会保佑你们的。别忘了！

小鳊鱼 灯，灯油！……

姥 姥 三斤！

小鳊鱼 一，一斤！（走）

姥 姥 嗨，小鳊鱼，请你把这钱筒带到前面菩萨跟前去。

小鳊鱼 是，是！（捧竹筒出）

〔唐力行夫妇从内出。〕

姥 姥 好一些了么？

唐力行 （摇摇头）

秀 姑 看样子病势凶极了！恐怕……

姥 姥 那怎么办呢？

〔苏皎皎，一位二十三四岁的妇人，沉郁哀怨超过她这年龄的实际程度。按说，她是一位热情奔放的少女，与窗外的苇穗柳枝，渔网桅篙相调和时，该是小家碧玉，楚楚一定可人。可是不幸，她已是妇人！是一位征人的弃妇，垂死的孩子的母亲。既是出现在这枯庙古寺内，我们只能从青灯黄卷，钟声鱼鼓，这些境象中去想象她的心情。再用一句旧话，红颜薄命，柔情如水。是潜泉，是激流，是瀑布，我们要看她的发展了！此刻她从右壁的小门内冲出，直奔到左方神龛前，纳头跪倒在蒲团上。从肩的抽动，手的痉挛上，我们看出她是超过了哭泣的程度了。〕

〔三人相互看着。〕

秀 姑 皎皎！

姥 姥 菩萨保佑！

苏皎皎 菩萨！佛爷！保佑他，保佑我，呵！不，不能死，我这孩子不能死呀！他是……

秀 姑 (去扶她)皎皎!

苏皎皎 呵!秀姑,我这孩子会死么?

唐力行 皎皎,别太着急,你静一静。

苏皎皎 (拉住秀姑)你告诉我,快说呀,是不是这孩子不会活了!告诉我,秀姑,(放开她)唐大爷,姥姥你们说呀。

〔秀姑夫妇不知怎么说才好。

姥 姥 菩萨保佑!

苏皎皎 呵!不会活了么?(扑倒在姥姥跟前)姥姥,你做个主,求求你做个主救了我吧!

姥 姥 (往后退)瞧,你又来了!

苏皎皎 姥姥,你拿把剪刀来,把我的头发剪了,让我做尼姑,你就救了我了!

秀 姑 皎皎!

姥 姥 唉!我劝过你多少遍了,你年纪轻轻怎么好……

苏皎皎 姥姥,我求你,求你!(下跪)

〔姥姥和秀姑连忙扶她起来。

〔唐力行移过一张凳子。

〔秀姑扶她坐下。

姥 姥 皎皎,自从你到这庙里来,要求出家做尼姑,这半个月来,我哪一天哪一晚不劝你。你不比我,唉!讲到我自己,只有菩萨知道,我只告诉过菩萨。皎皎,你不比我。你还这样年轻!

秀 姑 皎皎,你今年才二十三!

姥 姥 唉,才二十三岁的人!

苏皎皎 不!不!不止二十三岁,我象二百三十岁,二千三百

岁了。七年，这七年的日子，你们知道我过得多么长？可怕呀！每年，每月，晴天，下雨，吹风，落雪，春夏秋冬，过时过节，你们是自自然然，过下去。可是我，每一个早晨，每一个晚间，从清早到黄昏，从黄昏到天明，在我过起来，它们是比一个月，一整年还难呵。秀姑！你知道的，你，你代我想想吧！我从十六岁起，进了张家的门，嫁给了张良弼。新婚没满月，他就走了，出门了。我每天每晚……小媳妇，守空房……我守着，守着，把新房变成了坟墓，把新房守成了监牢，就在这坟墓跟监牢里面，我过了这么长长的七年呀。七年，二千多个日子哪，我就象过了两千多年了！

姥 姥 唉，俗话说，等人心焦，你这是妻子等丈夫，所以……

苏皎皎 我一等就等了七年了。但是他这人呢？秀姑，他在哪儿？

秀 姑 唉！

苏皎皎 唐大爷，你知道他在哪儿？

唐力行 皎皎，别提起他了！再也别提他，别想他了！

苏皎皎 姥姥，你告诉我！

姥 姥 菩萨保佑！

苏皎皎 菩萨，佛爷，他在世上，他会回来的。是不是？我愿意守着他，守一辈子，守到我老，守到我死，可是家，他的家里人，他的父母，这样的对我，我还能活么？

秀 姑 皎皎！